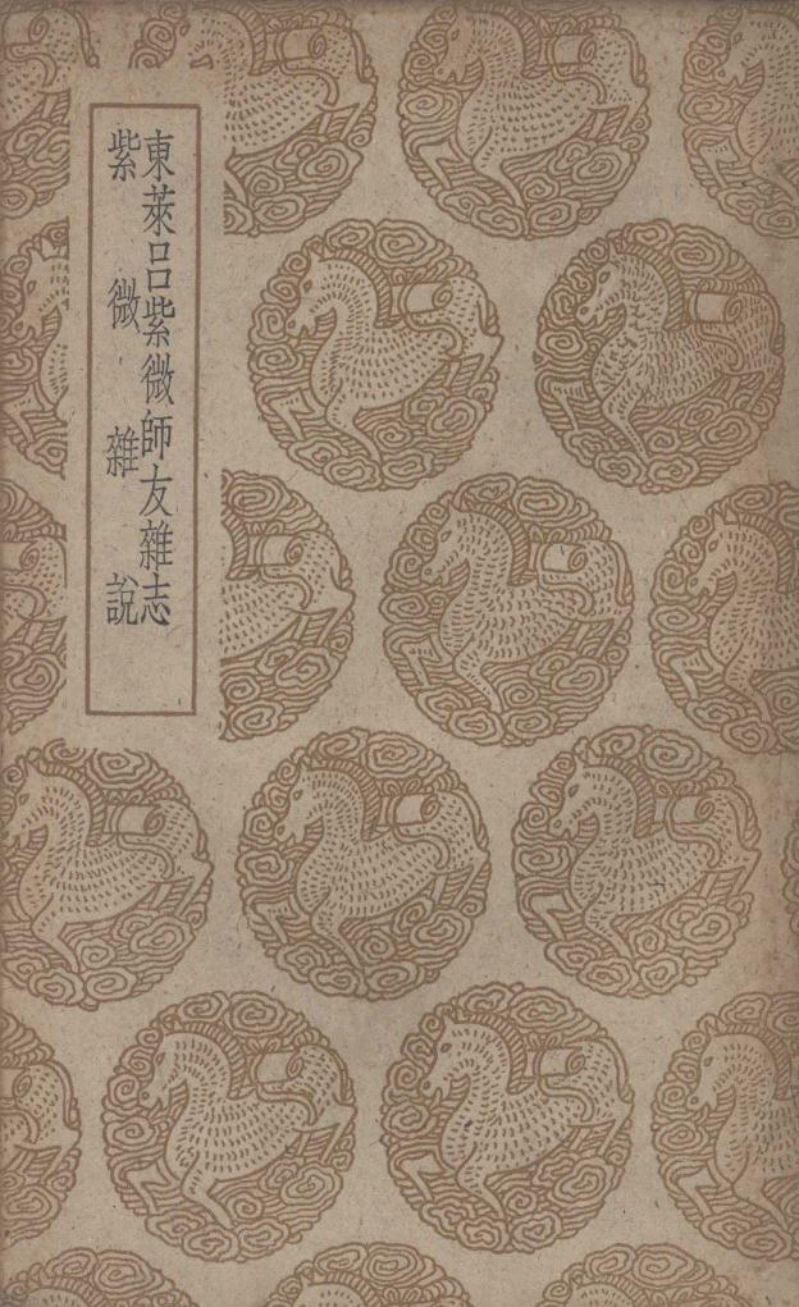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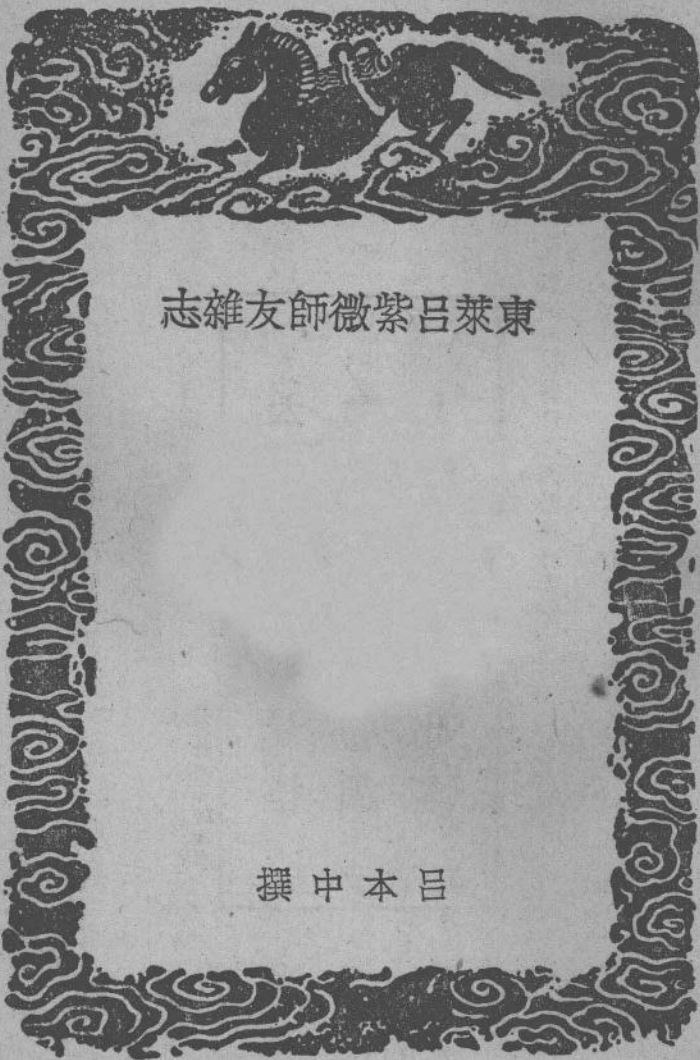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紫微雜說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呂本中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呂 本 中 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本館據十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宋 呂本中撰

饒節字德操。謝逸字無逸。俱臨川人。少皆有志節。相與友善。德操才高。而無逸學博。二人所爲詩文。一時稱重。不能優劣也。德操早去鄉里。至黃州。從潘大臨。邠老游。後游京師。元符間。客知樞密院。曾布子宣家。子宣遇之極厚。上皇旣踐阼。稍收用舊人。德操上子宣書。請引用。蘇子瞻。黃魯直諸公。不能。卽辭去。崇寧初。客宿州。從子父祖游。後往鄧州。滎陽公使之見香嚴智月師。遂悟道。祝髮。更名如璧。後游江淮間。與予家數相遇。相親如骨肉也。無逸浮漢里閭。雖甚困。然未嘗少屈。汪革信民少饒。謝數歲。平生敬事二人。如親父兄。

汪信民試南省第一。頗收畜時文。無逸同試被黜。問信民用此何爲。曰。恐登科須作學官。要此用爾。無逸曰。前日不免爲此。爲覓官計爾。今尙復爾。是無時而已也。信民痛自咎責。盡取所畜時文焚之。

夏倪均父。先名侔。少能文。樂善。其妻又賢。使均父多從賢士大夫游。饒德操每依均父。如家也。後德操作僧。所度弟子。皆令與均父諸子聯名。

徐俯師川。少豪逸出衆。江西諸人皆從服焉。崇寧初。見予所作詩。大相稱賞。以爲盡出江西諸人右也。其樂善過實如此。

汪信民初任潭州教授。張舜民芸叟作帥，厚遇信民，且勉之學。時畢漸通判州事，芸叟深薄其人。後信民教授宿州，又師事滎陽公。信民嘗言：吾平生有意於善，張、呂二公之力也。又因張六丈薄畢魁，有激發焉。崇寧初，予家宿州。汪信民爲州教授，黎確介然初登科，依妻家孫氏居。饒德操亦客孫氏，每從予家游。三人者，嘗與予及亡弟揆中由義會課，每句作雜文一篇，四六表啓一篇，古律詩一篇，句終會課，不如期者，罰錢二百。

謝無逸因汪信民獻書滎陽公，致師事之禮。且與予父子交。政和初，無逸至京師省試，嘗寄予書，極相推重，以爲當今之世，主海內文盟者，惟吾弟一人而已。又語外弟趙才仲云：以居仁詩似老杜山谷，非也。杜詩自是杜詩，黃詩自是黃詩，居仁詩自是居仁詩也。

仲姑清源君，嫁蔡氏，長子興宗，字伯世。清源每使之從賢士大夫游，且令尊事予。雖云太過，然使其子爲善，可以爲世法也。元符間，滎陽公謫居和州，楊丈克一字道子，爲州司法。予家重甥，嘗稱賞予，以爲可教者。其內陳氏，亦呂氏重甥。予謂表姑有文學，嘗供嶽神，用王者冠冕。予時尙幼，以爲非禮。陳姑問：何謂非禮？予曰：五嶽視三公，何爲僭用天子禮也？又嘗指古婦人畫像，問予孰美。予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大相奇重。

予年十八歲，從滎陽公至京師，始與從叔知止聚學，相期甚遠。明年至河朔，外弟趙耜才仲從伯姑華陽君來歸寧。才仲時已文詞成就，曾肇子開稱於滎陽公，以爲能爲古人之文。予見之，因大激發，相與友善。

晁冲之叔用文元之後少穎悟絕人其爲詩文悉有法度大觀後予至京師始與游相與如兄弟也叔用從兄貫之季一謂之季此皆能文博學皆與友善若說之以道則予尊事焉以道弟詠之之道叔用之兄載之伯禹予皆與之游大觀政和間予客京師叔用日來相招如不能往卽再遣人問訊時劉義仲壯與在京師守官亦日相問訊

文靖丈事晁文元而晁文莊丈事文靖諸家事契無如二家之深後晁丈說之以道事滎陽公如親子姪晁以道參禪不就後專爲天台教自號老法華

高茂華秀實於學無所不窺元符末爲太學正罷去不復用專主慈恩教求生兜率

關沼止叔知見高遠議論諦當崇寧間諸賢比之陳瓘瑩中而學問加精深焉

止叔嘗說近見晁以道說交游賢者不如早死免得見他改節也

崇寧初始聞楊時中立之賢於關沼止叔久方見之而獲從游焉止叔嘗稱楊丈之語以爲世人畏死特以衆人共畏之耳如使人皆不畏死則死爲不足畏矣止叔以楊丈實能不畏死也

熙寧間滎陽公居申國魯夫人憂而居京師嘗至洛中省覲正獻公令滎陽公日講周易一卦後崇寧間張繹思叔自洛中訪待制叔祖於汝州留連幾月亦日講周易一卦

滎陽公由京師至洛中嵩山見顒禪師伊川先生說顒之爲人曰某嘗見之方是律僧禪則未會滎陽公嘗問邵康節先生亦讀佛書否康節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榮陽公言嘗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耶伊川以爲若是人傳容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潘旻子文溫州人師事伊川先生自言有自得處嘗聞人說鬼怪者以爲必無此理以爲疑心生闇鬼最是要切議論榮陽公嘗謂思慮所有則必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物

或問尹焞彥明死後斷滅不斷滅彥明徐謂之曰但以祭祀時心觀之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安國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往年在重侍下每夜侍榮陽公與祖母張夫人極論學問及出世法至二更方罷夜夜如此

榮陽公在京師舊第時諸位子姪常召來自教之書使日有程課關澮聖功止叔之兄樂善不倦藏書數千卷嘗榜所居室壁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以戒子弟

高秀實於學問無所不通至於內典疏義悉皆精貫榮陽公嘗與之論法華龍女成佛事秀實遍舉天台以爲如何慈恩以爲如何無不成誦予因問秀實何故如此記得秀實笑云且要諸處相難

劉丈器之自謂參禪有所得高秀實不以爲然劉丈甚不平關止叔嘗與范純粹德孺論劉器之爲人德孺云只爲蔡新州事大害事止叔云莫是他見得是如此否德孺云若事事見得如此豈不害事耶

晁以道自言少時每自嫌以門蔭得官以爲不由進士仕進者如流外雜色非真是作官也後既登第始與李六丈德叟游德叟諂薄進士得官卻如某已前薄門蔭時也自此始知登科不足爲美其後遍親師

友粗有立者。皆李六丈德叟激發所致。德叟名秉彝。公擇弟子。商老之父也。

晁以道篤於親戚故舊。及有牽聯之親。一日之雅。皆委曲敦敘從生。從而化者甚衆。以道盛文肅家外甥。洪炎玉父祖母文城君亦盛氏甥。以道於玉父爲尊行。一日同會京師。玉父未及見以道。邂逅僧寺中。玉父謂以道曰。公丈行也。前此未得一見。以道遽折之曰。某自是公表叔。何丈行之有。玉父再三謝之曰。是表叔是表叔。但某未曾敢敘致爾。以此知游學之士。須經中原先達鈐椎。方能有成也。

劉義仲壯輿嘗言尋常交游。有自然輩行。有相去二三十歲。卻成兄弟行者。有校一兩歲。卻成丈姪行者。不以年歲貴賤。如劉原父與申公。便自是兄弟行。貢父便是父子行也。

伊川先生嘗說司馬君實。邵堯夫。皆未嘗學。但其資稟自過人耳。政和間。李峻民師客游京師。有書策。記前輩議論。邵伯溫子文。康節子也。訪民師不遇。几案間見此策。卽以數十百言辨康節非不學也。書於策後。民師亦高節士。長年不復爲科舉學。躬耕楚州之寶應縣村中。無妻子。與唐充之諸人交。

唐廣仁字充之。北京人。馬涓榜登科。誠實篤厚。陳瑩中。鄒志完。諸公深喜之。後以上書邪等黜廢。居楚州寶應。監蘇州酒務。忤朱冲盛章失官。劉器之以爲太直。卒以直不用死。充之練達時務。如役法。茶鹽法。及民間利害。皆編類成書。本末分明。毫髮不遺。時張裕益中亦以上書被罪。居寶應。往來賢士大夫。經由寶應者。皆從兩人游。益中畢漸榜登科。大觀末。復從人辟云。

邵子文云。先人非是毀佛。但欲崇立孔氏之道爾。

馬涓巨濟。元祐間廷試第一。元符庚辰年。除監察御史。崇寧以後。遂廢不用。巨濟學問浩博。於書無所不窺。而與人甚和不問彼此。劉器之頗以此非之。政和間。予從之游甚久。器之以爲巨濟多預南京貴人飲會。甚不喜。榮陽公以器之責人太甚。

游酢定夫。楊時中立。俱建州人。謝良佐顯道。蔡州人。同時師事二程。定夫後更爲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則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旣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游。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嘗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自出哉。要之此事須親到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定夫崇寧間居和州。見本覺長老實有所得。覺老長蘆夫禪師門人。

謝顯道任江州判官。見叔祖待制。問禪學之要。

顯道後至洛中。伊川先生問尹焞。彥明曰。曾見謝良佐否。彥明曰。常相見。先生云。第更往。彥明卽再往見。旣回。見先生。先生問如何。彥明云。謝良佐今次說話別。先生領之。

王直方立之。京師人。自少游前輩諸公間。諸公皆稱之。崇寧間病廢。予初未識也。立之盡以平生書籍圖畫散之。故人朋友。予亦得數種。託楊符信祖附來。寄予書。書不成字矣。書中但言劉玄德生兒不象賢。又

云。自想蔡邕身已老。更將書籍付何人。蓋歎其子不能繼紹也。立之先未病時。上滎陽公書。書詞奇偉。并雜文詩兩軸。喪亂失之。予嘗答立之書。晁以道京師適見之。極相稱賞。但言不合說得佛學太多。晁以道大觀間赴明州船場。來真州見滎陽公。語予云。今次見侍講。說話更別。亦都不說佛學。其過人遠矣。

大觀初。趙丈仲長。晁丈以道。與夏侯節夫。夏均父。汪信民。同在京師。每出入多聯騎同往。趙丈最長。先行。信民時最幼。後行。信民調官。歸過符離。自以得預京師諸賢出入爲榮。

大觀間。東萊公迎侍赴真州船場。過楚州。汪信民爲教官。洪玉父迎其祖母文城君赴官潁州。信民。玉父。與予會飲舟中甚樂。玉父戲信民云。某是范滂夫。知舉時過省。可以無愧。信民乃林希知舉時作省魁。不得不慙於某也。別後。玉父有寄予與信民四言詩。

謝邁幼槃。無逸從弟。與予相聞甚久而未相識。大觀間。幼槃下第歸臨川。始見之符離。嘗讀予詩。作詩所以推重甚至。

游定夫嘗寄予書云。文靖正獻。專以人物爲己任。薦士報國。爲世大法。侍講與朝散世濟其美。居仁實似之。此醉所以傾心也。朝散謂東萊公也。

叔巽叔嘗自言。每見世父。大有進益。亦不能語人也。世父。滎陽公也。

崇寧中。叔巽來省滎陽公于符離。有故人遇之甚薄。及欲行。來召飯。叔巽欲往。人或止之曰。此人相待如

此之薄。何必赴飯。叔巽曰。不欲與人生睚眦之怨。

劉器之自言常作書簡。多起藁草。及不作草字。以戒苟且。

張繹字思叔。西京壽安縣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授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行已恭叔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它日程先生歸。可從之事。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往從學。時學者甚衆。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

尹焞字彥明。與張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更無睹。當更無計校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彥明又言先生以死生爲常事。釋氏不合把來做一事說。

尹彥明言先生自涪陵歸。過襄陽。見楊畏子安。因說某在涪州。卻了得易傳。子安卻問易從何起。先生以

扇畫一畫云從此起。後子安至洛中。因說與彥明。某當時卻忘了問正叔。一從何起。彥明曰。吾丈何不問先生。子安云。不欲問。問時卻似相難。卻煩公自問之。彥明卻以此意問先生。先生云。記得當時曾說。若他問從何起。只消某不答。想得他更說是也。

彥明又言。范季達嘗從先生問易云。如某所見。只消得乾坤兩卦。先生云。季達所問是聖人分上事耶。曰。聖人分上事。先生云。聖人分上事。只一畫亦不消。

范元實崇寧中過符離。別後寄予書云。道一也。佛之所得。比孔子爲狹。然豈容易可到。若學佛則有楞嚴圓覺。學孔子則有論語中庸大學。須窮探力索。久自得之。然吾輩今日事業。直須多讀書。考古人成敗。作文章以法前人。又不可自屈沉也。萬事不廢。隨事觀理。他日自須脫然度越諸子。近見先生譏人博學。而學者廢書不觀。反爲害事。不然。只論語已自太多矣。

元實說汪信民神氣不盛。非壽相。信民亦說元實太快。不能永。兩人所說皆驗。王及之仲時。相州人。少從諸公游。少時學問止欲師法前輩。學古人。因至洛中。與范元實相聚。元實說學佛須學阿難。學孔子須學顏子。曾子。某自此方有意於學也。

王仲時才高識遠。有絕人者。宣和間。在京作宗學官。來見先公。與一貴官同坐。貴官問仲時與舜徒游從。必甚可樂。仲時矍然曰。呂丈及之所尊仰。何敢言游從。

王仲時宣和間與余別後寄書云。聞居仁名十五年矣。比者獲見。仍大過所聞。文章論議。超絕一時。在公

爲餘事耳。

王俟父堯明、李祁、蕭遠，自崇寧間同在學校，不與衆人同趨向。師仰前輩古人，不妄交游。兩人雅相推重，人多笑之，亦不以介意。堯明，海陵人；蕭遠，雍丘人。蕭遠少堯明一兩歲，兄事堯明。蕭遠先登科，堯明次舉作魁。蕭遠家貧，養親至孝。冬月往往無綿被，隨家所有以贍故人朋友。堯明有意世事，蕭遠官至尙書郎。堯明擢都司，出知岳州。兩人樂善，出於天性，人或譏謗之者，終不怒也。

陳瑩中持論以爲天下事無時不可爲，無時不可進，顧已所存與歲終何如耳。關止叔、高秀實以爲瑩中得聖人之任，然當時論者以爲惟瑩中則可，他人不可。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者也。瑩中嘗言關止叔崇寧中召至京師，一日與數人見蔡京，留坐甚久，及出，同見者猶相候，止叔見之，面微發赤。瑩中以爲止叔見蔡元長必無傾附之意，其論必能有益於時，何必面發赤？是止叔自信猶有未盡也。瑩中嘗言尋常學者須知得王介甫一分不是，卽是一分好人；知得王介甫十分不是，卽是十分好人。

瑩中專以方便爲主，務要必成，豐相之直道而行，更無委曲。瑩中極尊敬豐公，然嘗私笑之以爲閹梨子。張思叔嘗稱洛中尼長老智深，以爲深老之道比先生爲狹，或者以爲思叔此語猶未知先生也。

宣和間，江公民表避方寇至京師，本中調官京師，常得見之。民表喜韓維持國爲人，且說元豐中過潁昌，見持國相遇極厚。民表以所爲詩數十篇示之，明日以簡相謝云：「昨夜清坐焚香誦吾子詩，且摘十數聯過相稱道。」因思前輩獎進後生不遺餘力，觀二公之志，豈可忘也。

歷觀自古儒者未嘗以食肉殺生淫欲爲當然者。惟近世學者因攻佛說遂以此數事爲當然。處之益安。至禽獸斷命受至苦。以爲於義當爾。殊不知推原遠庖本意。御名按寧宗名擴而充之也。

政和中本中自揚州隨侍先君子。沿檄至靜海。涂經海陵。日陪馬丈巨濟游。凡累日。乃過靜海。任丈德翁。日得請見。任丈志剛氣直。都不少屈。真王佐才也。馬丈論事有體。紆餘委曲。不與物競。世亦罕能及者。時陳丈瑩中尙謫台州。其家留台州。某嘗登海山樓。寄公詩。有爲公頻上海山樓之語。公有和詩云。滄海從來共一漚。平生錯認演多頭。老矣頓忘菴外事。閉門堅坐勝登樓。又與余書論學問本末云。華嚴一攝一切。一切攝一。無有內外。亦無中間。異夫世儒以精麤爲二致。始終爲兩途。得本遺末。語道棄事者也。

崇寧初。衣服皆尙窄袖狹緣。有不如是者。皆取怒於時。故當時章疏有言。褻衣博帶。尙存元祐之風。矮帽幅巾。猶襲姦臣之體。蓋東坡喜戴矮帽。當時謂之東坡帽。黃魯直喜戴幅巾。故言猶襲姦臣之體也。韓子蒼大觀間嘗贈予外弟蔡伯世詩云。禿巾小帽紛紛是。眼明見此褻衣士。禿巾小帽皆當時。浮薄子所尙。關止叔旣被召。衣服不改舊。或問之曰。止叔若登對。衣服當如何。止叔曰。衣帛帛見。衣褐褐見。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此論最善。以言學者不主一門。不私一人。善則從之。滎陽公初以師禮事伊川。後從諸老先生甚衆。後來程門弟子如謝顯道。楊中立。亦皆以師禮事滎陽公。

范之才。文甫之翰。申甫兄弟。富公外孫。皆師事伊川先生。大觀間被省檄至眞州。時東萊公迎侍滎陽公在眞州船場官舍。文甫日來見公。頗盡事師之禮。故諫大夫陳次升坐元符言官遠謫歸眞州。次升嘗論

滎陽公自外召還爲祕書少監太僕文甫欲謁次升聞其曾論滎陽公遂斥去刺字曰此人曾論呂公吾豈可見耶申甫尤篤厚學問有淵源

京東舊多名醫鄆州尤盛其學皆有師承單州醫者張宗元家本大富少喜醫術故學醫卒爲名醫其初學也師教之刮厚紙上茸毛以手撚之閉門靜坐晝夜撚紙茸不輟一夜忽大悟曰吾得之矣由是脈輕重虛實皆究纖悉不差崇寧間滎陽公寓居宿州因飲酒罷卽臥旣而大苦頭痛而脈遲澁宿醫皆以爲腎厥服熱藥灼艾頭痛增甚久遂發癰癢昏不知人右手足廢自秋至春增劇召宗元視之宗元診脈笑曰此伏熱在內耳頓下大黃等藥卽差時公年六十六七矣臨別戒公曰病已除然不可以年尊故服補藥公不以爲然服平補藥遂得目疾予仲弟得疾就見宗元單州宗元謂仲弟曰公何爲忽苦此此正虛勞也肝臟已絕不可治且以鬆小艾炷作數日灸仍不計飲食皆雜人參進之可以支數月然亦不能過來年清明時八九月也明年清明前數日果不起疾曹州醫者劉大順比宗元尤精審后聞宗元以仲弟肝臟絕不可治以爲宗元之術尙未至曰一藏絕猶可治兩藏絕則不可治矣大順初從其伯父學（以下缺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一字）習常平法不受知淮陽軍淮陽人愛重之死於淮陽淮陽人卽廟祀焉元邈嚴峻亦不減承君而有通時之才去就取舍至明至嚴靖康間召爲密院編修知事不可爲卽求致仕去與粹中俱死江南仲觀蚤死其父沈娶予外曾祖張待制女舊與王介甫爲友有聲場屋間故承君初亦從王氏學後乃遍求師友沈之兄況仁宗朝樞密副使

田粹中常言前輩於交游間。不惜語言。各務盡情。明鎬參政平貝州。後病危欲死。田樞密往視之。曰。前勸公不要殺人。公不相信。公死宜矣。明參政再三謝之。

崔德符元符庚辰以上書被廢。爲人清苦。然非矯激。交游間嘗設珍饌召。却而不食。曰。此玉食也。不敢受。宣和末。何桌爲中丞。薦爲殿中侍御史。復以上書人罷。靖康間。以諫官召。力攻馮澥。專主王氏。頃之病卒。病時每歎天下事不可爲。某所居官。合是元邈做底。

諸田兄弟。在陽翟縣南十里竹林店居。其地多竹。故名竹林店。有屋十數間。文史足用。陽翟人張宗文秀才與諸田親戚。自言頃年自城中月夜步謁諸田。適值酒熟。花方盛開。留連十許日。商榷文字。意足而後歸。

陽翟辛□前輩賢者。自少以父任得官。隱居不仕。蘇子容丞相妻弟。而二程先生表叔。方蘇丞相盛時。屢招之不出。伊川先生元豐間。每歲自洛中至潁昌訪韓持國。過陽翟。必爲辛□留十數日。其所居有大屋七間。屋後皆奇花異草。終身自樂。陽翟人所以士風不衰。聞見知識過他處。由此數人化導之也。

陳瑩中諫議嘗言。凡爲學者。師弟子之間。如善財之參善知識。可也。善財初見文殊。文殊令見德雲。告以解脫門。且云。惟我知此。又使別見一知識焉。當是時也。德雲不自以我爲盡。善財亦不以德雲爲非。亦不疑德雲之言。而復見一知識。如是展轉至五十三人。故能師不以爲私惠。弟子不以爲私恩。今則不然。教者惟以我說爲然。學者惟以師說爲是。故皆卒至於蔽溺不通。而遂至於大壞也。